



“大叔，大叔，快点开，开学典礼已经开始啦！”我焦急地抬起手腕看时间，哀号一声。

开学典礼已经开始半个小时了，纪夕惜，你开学第一天就迟到，死定了！

“好嘞，大叔马上送你去学校。”司机大叔豪迈地说道，然后加挡，提速。

“呼——”的士迅速超过前面的货车。一瞬间，我有一种飞起来的错觉。心脏瞬间停止跳动，好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似的。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大叔，我收回刚才的话！

我拼命地拽紧安全带，一个急转弯——“啪！”我整个脸贴在了玻璃窗上。又一个急刹车——“咚！”我闷闷地一头撞到了前面。又一个加挡，我整个人往后面倒去。

我晕晕乎乎地抬头，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一个鼻青脸肿的家伙。

“呜呜，大叔，我不赶时间了！”我战战兢兢地伸手，无力地哭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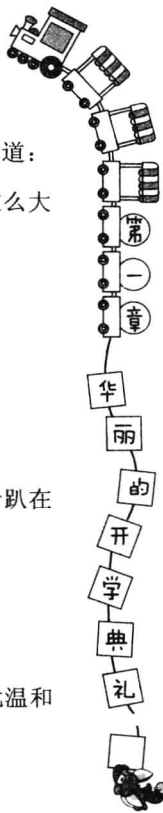
“小姑娘，你放心啦，大叔年轻的时候是赛车手呢！坐我的车你就放心啦，你们今天开学吧，不会耽搁你的。”司机大叔自信地拍着胸脯说道。

“大叔，不是，那个，我们学校……”我趴在窗户上兴奋地指着天桥下的学校。学校到了，就在天桥下。

噢，神啊，终于要结束了。我可不想开学第二天报纸上出现的头号新闻是“微风高中开学惨案，花季少女命丧车祸”。

“好了好了，马上就停。咦？刹车，我的刹车……”司机大叔死命地跺脚踩刹车，满头大汗。

“不是，大叔，不要往前跑啦，你超过啦，下天桥啊，下天桥！”我惊恐地发现，学校飞快地在我眼前掠过，大叔这是要把车开到哪里去啊？



我低头看着它，弯腰把它抱到家门口，点着它毛茸茸的小脑袋说道：“好了，你给在家好好待着，反省反省，要不是你，我怎么可能出这么大的状况？哼！”

我转身就走，狸狸站在门口，可怜兮兮地望着我。

· 2 ·

半个小时后，我捧着一大束鲜花来到段杉七所在的病房，几个护士趴在门口偷偷地看着里面，兴奋地议论着。

“好帅啊，听说他是《花时尚》杂志的特约模特，真人更帅呢！”

“现在轮到我去看了，好想和他说话啊！”

一个护士拿着病历单进去，我好奇地走过去，听见里面传来段杉七温和的声音。

“三分钟前不是已经查过体温了吗？”

“多查一下总是好的啦，你放心，我可是护士哦。”

护士大姐，你就是想要进去和段杉七说话才这样的吧？三分钟查一次体温，你们可真有爱心，真细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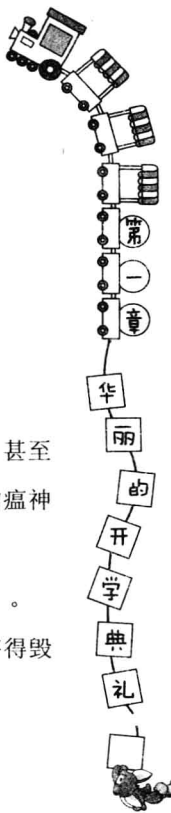
不过，那家伙的声音听起来很温柔，应该是个不错的学长，他一定会原谅我的。

没错，学生会会长段杉七在微风中学可是众所周知地脾气好，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而且成绩还是全校第一。据说这家伙智商非常高呢。那么有修养的人，一定会原谅我的。

加油，纪夕惜，勇敢去道歉！

我正摆出自认为最好看的笑脸，突然，狸狸从我书包里钻了出来，仰起头冲我“嗷嗷”直叫。

我吓了一跳，这家伙怎么跟过来了？



纪夕惜，你完蛋了。

我眼前一黑，往黑暗的深渊坠落下去。

神啊，请让我追随你离去吧……

· 3 ·

第二天，段杉七惨遭毁容、左腿轻微骨折的消息传遍了微风中学，甚至有人在校门口写上了醒目的标语。于是，谁知道了，本世纪最难缠的瘟神是纪夕惜，最倒霉的帅哥是段杉七。

纪夕惜从一个不知名的差班学生一跃成为全校最知名的“头号瘟神”。

第一次遇见，段杉七被我砸进了医院；第二次遇见，段杉七被我害得毁容加骨折。

大家见了，就好像见了传染源一样，恨不得拿消毒药水喷个遍。

所以，从开学到现在过去半个月了，我纪夕惜，一个朋友都没有。

“丁零零——”放学铃声响起，我拎着书包回家，教室里几个女生用厌恶的表情看着我，冷哼一声，背着书包走了出去。

“好啦，回家啦，没什么的，纪夕惜。”我自我安慰着，然后轻松地背起书包走出教室。

因为我弄伤了段杉七，所以我是大家公认的“头号瘟神”，谁接近谁倒霉。算了，一个人就一个人吧，没有朋友也没什么的啦。

加油，纪夕惜！

我深吸一口气，握拳，昂首挺胸地往前走。

“哗啦！”

才走出教学楼，一桶凉水就从天而降，把我淋了个透心凉。

我低着头，努力隐忍着，深吸一口气，抬头看了看头顶。楼上，几个女生冷漠地看了我一眼，拎着水桶离开。



· 1 ·

段衫七可恶地扬起眉毛，咧嘴笑道：“包子脸，你当我是白痴吗？你来我们学生会报到？如果说你梦游游到了这里，我还勉强可以接受。你到底是白痴呢，还是以为我是傻子呢？”

“安子淳学长让我加入了学生会，从今天开始，我也是学生会的一员了。”我底气十足地说道。

没错，是安子淳逼我进来的，在段衫七面前，我为什么要气短呢？

段衫七愣住，皱眉说道：“大清早的，不要讲恐怖故事。”

“是事实，事实！”我气呼呼地大叫道。

啊啊啊，遇见他才是最恐怖的故事好吧！

段衫七漂亮的脸蛋明显抽搐了一下，半边脸顿时黑了下來，固执地说着：“不可能！”

什么啊！那极度郁闷的表情不是应该出现在我的脸上吗？见到他，我应该郁闷呢！

我用力地从段衫七手里挣开，后退一步，铿锵有力地回答道：“没错，从今天开始，我也是学生会的一员了。”

段衫七瞪大眼睛看着我，阴沉着脸猛地转身，掏出手机用力地走出门去，然后我就听见了他在走廊里的咆哮声。

“见鬼，学生会是收破烂的吗？安子淳……”

收破烂……呜啊，段衫七，你这个讨厌鬼！

我急急忙忙地签完字，逃一样地跑出去。纪家的列祖列宗，你们一定要保佑我今天不要再遇见段衫七那个家伙了。

我拎着书包急急忙忙地往外跑，结果一头撞在了一堵墙上。



听见你的声音。”段衫七淡定地说。

我眼睛猛地瞪大，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

段衫七漫不经心地说：“你觉得我这个样子能够把你这头猪拉起来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自身难保，我要想获救，必须有好心的路人甲发现我们？”我胸口突然闷得要死，很想就这样吐血身亡，然后一了百了。

这个家伙都自身难保了，还逼我给他道歉，我道歉干什么啊？

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内心的悲愤瞬间爆发到顶点。

段衫七继续淡定地说：“理论上就是这么说的。”

段衫七，我诅咒你，我诅咒你！

我悲愤地扯着脖子喊“救命”，一阵凉风从我脖子里钻过，我凄厉的呼救声在学校上空徘徊，最后学校保卫科的值班人员把我们拉了上去。同时，我们被带到了学校保卫科。段衫七坐在一边喝着热腾腾的茶，惊魂未定又满心郁闷的我耷拉着脑袋挨训。

“这么大的人了，难道不知道攀爬窗户是很危险的事情吗？要不是段衫七同学发现了你，你恐怕已经一命呜呼了。你说你学什么不好，学人家跳窗……”

我听不见那个大叔在唧唧歪歪地说些什么，只知道用怨恨的目光狠狠盯着段衫七。要是目光能够杀人，段衫七早就已经在我的目光下变成万箭插身的刺猬了。

一顿话训完，我低头弯腰告别保卫科的人，转身跑出校园。身后段衫七双手插在口袋里，慢悠悠地走着。

“喂，包子脸，你跑什么跑？”段衫七不咸不淡的声音从后面飘来。

我全力往前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远离这家伙，有多远我跑多远。

不知跑了多久，终于甩开了他，我回头望去，身后马路上只有树木长长



“这么晚了，我们家有门禁的，我不能出去的……”我急急忙忙地说道。

半夜三更，被纪绵绵那样一折腾，我怎么可能还有心思去偷拍那个恶劣的家伙？再说了，这种事情，一定要做吗？魁梧学姐太厉害了！那个段衫七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面小子，究竟有什么魅力，值得她这么用心良苦？



来。

见鬼了，我产生幻觉了，我居然看见那个又臭屁又爱耍帅的段杉七此时正趴在地上修理摩托车。雪白的衬衣被染上了黑色的机油，修长的手指拿着脏兮兮的工具，一脸专注地盯着眼前的各种机械元件。

我的眼前瞬间闪过段杉七那张恶劣假笑的脸，那个人与眼前这个一脸认真专注的人重叠。

“你找死啊，叫什么？赶快躲起来！”魁梧学姐猛地把我拽过去，把我按趴在地上隐藏起来。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起身的段杉七，这家伙也有认真的时候？

段杉七似乎听见了声音，抬头环顾了一下四周，自言自语道：“怎么好像听见包子脸的声音了？”

说完，他蹲下身，继续修理摩托车。

你才包子，你们全家吃包子！

我气呼呼地鼓起腮帮子，魁梧学姐按住我，羡慕地说道：“哎呀，我们家杉七居然记得你的声音，真该死，你这个臭丫头。”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魁梧学姐推了推我，急不可耐地说道：“喂，快点拍照啊，不要忘记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嗯嗯。”我赶紧拿出手机，打开照相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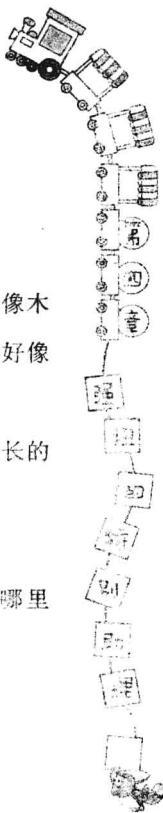
可是，我所在的角度只能拍到他的侧脸。

俊秀的轮廓，专注的表情，即使只是在手机里看见，也是这样认真，那样好看。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有些迷茫，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段杉七呢？

“啪！”

魁梧学姐又是一掌打在我的脑袋上，压低声音说道：“喂，别花痴了，赶快拍照。”



“哦哦。”我回神，迅速按下拍照键。

“咔嚓！”

很清晰的拍照声响起。

在安静的展厅里，这个声音就像原子弹丢到了广岛，我和魁梧学姐像木鸡一样呆呆地蹲着，大气都不敢喘。段杉七手里的动作停顿下来，时间好像被瞬间定格。

佛祖保佑啊，要是段杉七没有发现我，我明天一定给您烧一根一米长的高香。

我闭紧眼睛，拼命地祈祷。

魁梧学姐又推了推我，紧张地问：“喂，人呢？段杉七呢？去哪里了？”

啊？人不见了？

我睁开眼睛，四处张望：“啊，真的不见了。”

我猫着腰缓缓起身，眯着眼睛搜索段杉七的影子。

“奇怪了，那家伙什么时候不见的？”我嘀咕着扭头。

“哦，原来是手机拍照的声音啊。”段杉七的声音突然从我的头顶飘出来，一只手迅速地抽走了我的手机。

“啊啊啊！”我吓得一连往后跳了好几步，指着段杉七叫起来。

段杉七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打开我的手机，说：“半夜三更不睡觉，跑来偷拍我，怎么，包子脸，你暗恋我？”

“什么？”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住，扭头指着旁边的魁梧学姐说道，“你少做梦！暗恋你？我们只是路过这里，是吧，学姐？”

可是，身边哪里还有学姐的影子啊！

“哦？”段杉七可恶地扬起眉毛，似笑非笑地朝我逼近。

“你，你想干吗？还我手机……”我结结巴巴地说道，声音越来越低，身体不自觉地往后退着。





“不许走，纪夕惜，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你算什么？这里是我家，见到我，难道不应该打招呼吗？这里是我家，你给我滚出去……”纪绵绵歇斯底里地叫着，拼命地把我往楼下拽。

我转身狠狠地推开她，恼火地说：“够了，纪绵绵，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可是，我不知道纪绵绵没有站稳，我不知道这样挥手会让她掉下去。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我看见纪绵绵身子往后倒去。她满脸惊愕地瞪着我，我脑中一片空白。

“砰……哐当……”

纪绵绵从楼上滚了下去，撞在墙角的花盆上。我身体所有的力气好像被瞬间抽尽，呆愣了半晌，才慌慌张张地跑下去。

“绵绵，绵绵，你怎么样了？”我惊慌失措地跑到纪绵绵身边，想要把她扶起来。

满头是血的纪绵绵死死地抓着我的手，恶狠狠地瞪着我，重复着一句话：“这是我的家，给我滚出去。”

恶魔一样的话，恶魔一样的表情，这是那个有着天使面孔的纪绵绵吗？

我心底一寒，对她，甚至有一种厌恶感。我松手把她推到地上，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不敢靠近她。

这时，厨房里的妈妈端着菜出来，温柔地喊着：“夕惜回来了吗？要吃饭了，来给妈妈帮忙吧。”

她说着，抬头向我们看过来。

“哐当！”

菜盘掉在地上，碎了一地，妈妈脸上布满惊恐，颤抖地大喊：“绵绵！”

妈妈一把冲过来，抱住满头是血的纪绵绵，愤怒地抬头向我吼过来：

“纪夕惜，你做了什么？她是你妹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这句话，除了浩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这么轻易地逢人就说吧！

“喂，你怎么会在这里？”段杉七一把抓住浩东的衣领，把他从我身边拖开。

浩东笑嘻嘻地指着不远处的一栋公寓楼说道：“我家搬到那里了哦，所以这里是我的地盘。”

我顺着浩东手指的方向看去，扭头对浩东说：“我是被段杉七叫出来的，你来做什么？”

浩东嬉皮笑脸地又跑了过来，搂住我的脖子说：“当然是听见亲爱的你的召唤了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呢？做我的女朋友吧！”

我的额头流下汗来：“能不能把最后那一句去掉啊？”

这家伙说话一定要在后面加上一句“做我的女朋友吧”吗？

浩东依旧欢快地说：“好的，亲爱的。”

呃……

“亲爱的”这句更有必要省略掉吧！

段杉七鄙夷地扫了我一眼，转身环顾四周，目光又落在一条小吃巷子里，于是说：“肚子饿了，我要吃东西。”

说着，他就拎起我的衣领往前走去。

我整个人几乎被拎起来了，挣扎着叫道：“段杉七，放开我，我自己可以走。”

浩东急忙追上来，从段杉七手里夺回我的衣领，说：“杉七，你很奇怪啊，这么晚了，为什么拉着她跑出来啊？”

段杉七从浩东手里夺回我的衣领，漫不经心地说：“这家伙是我的助理，陪我逛街也是她的工作之一。”

“胡说，难道你睡觉，我也要陪着你吗？”我还没听说过助理要陪人逛街的呢！

段杉七轻哼一声：“你做梦。”

浩东再次从段杉七手里夺回我的衣领，歪头好奇地说：“杉七，难道你



段杉七说：“带了。”

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小心翼翼地说：“您不能先垫着吗？”

拜托，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和他段杉七一起吃东西，所以……我没带钱包啦！

“不能。”段杉七简洁地回答。

这个浑蛋……我就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

我扭头看着身后盯着我的老板，他的眼神好像提防我会赖账逃跑一样。

段杉七突然指着我对身后的老板说：“老板，这个人吃了东西没钱付账。”

“什么？”我惊得下巴几乎要掉下来了。

他那样的语气，那样的姿势，好像刚才那些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吃的一样。

老板迅速跑到我们面前，数了数桌上的空碗，摸着下巴说：“那就去刷碗抵面钱吧。”

段杉七点头说：“好。”

等等，这个老板难道看不见段杉七的存在吗？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找段杉七要钱吗？为什么果断决定让我去刷碗抵账？

还有，段杉七他怎么可以这么爽快就答应人家了？刷碗的人可是我啊！他的特别助理啊！

• 2 •

半个小时后，我蹲在一大堆碗面前欲哭无泪，段杉七那个浑蛋早已回家睡觉去了。

“滴滴！”手机来了短信，我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句话——

“我平安到家，明早还要上课，晚安——段杉七。”





我诅咒你晚上做噩梦，你已经可以睡觉了，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段杉七，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呜呜呜……我要回家——”对着堆积如山的碗，我发出悲凉的号叫声。

刷了一整夜的碗，天蒙蒙亮，我腰酸背痛地爬回家。开门正要进去，纪绵绵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好像没料到门口的人会是我一样。她有些诧异地上下打量着我。

“你昨晚没回家？”纪绵绵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看着我，天知道她脑子里又开始盘算什么了。

我没好气地说：“还不是被那个段杉七给害的！”

纪绵绵皱眉，不相信地问道：“昨晚你和段杉七在一起？怎么可能？他怎么会看上你？”

啊，她想到哪里去了……

“不是啦，是因为那个浑蛋，害我刷了一晚上的碗，现在才能回家。”我气呼呼地说。

纪绵绵好奇地问：“他害你刷了一晚上的碗？怎么回事？段杉七可是当红的模特，怎么会和你这种人搅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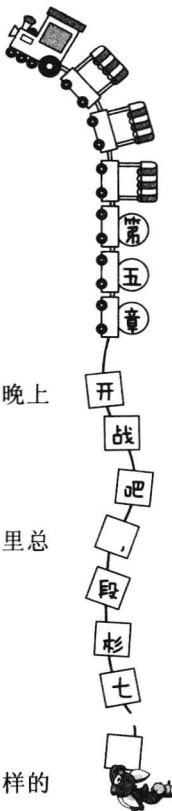
看看吧，这就是我的妹妹。虽然我早已习惯这样的她了，但是，听着她在我这个受害者面前维护施害者段杉七，我心里很不高兴。

“模特又怎么样？你们都被他虚伪的外表欺骗了，那家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恶魔。”我咬牙切齿地说道。

累了一个晚上，虽然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想到段杉七那个浑蛋，我体内的血就开始沸腾了。他要是现在出现在我面前，我肯定能够立刻掐死他。

纪绵绵好像对段杉七的事很感兴趣，继续抓着我问：“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怎么会和段杉七在一起的？他大半夜的叫你出去做什么？”

拗不过她，我只好把如何成为段杉七的特别助理，如何被他要的事情



我是猪，居然相信你偶尔会发善心……”我哭丧着脸说。

段杉七把一把扇子丢到我面前，说：“生火。”

“你要干吗？”我奇怪地看着他搬出来的东西。

这架势，他是来……烧烤的？

“烧烤。”段杉七简短有力地回答道。

你见过大清早把女生骗到这荒郊野外来烧烤的人吗？我昨天洗了一晚上的碗，已经累得脱水了，他以为我还有闲情逸致陪他烧烤吗？

做梦！

“要烤你自己烤，我要回去了。”我说着转身就往山下走，走出这里总会遇到车子的。到时候打个车去学校，应该还来得及。

“你最好不要擅自回去，你会后悔的。”段杉七漫不经心地说着。

我边走边回头看他，气呼呼地说：“相信你我才会后悔呢。”

我一直在想，段杉七能够长出这么漂亮的脸，一定是恶魔吧！

三个小时后，当我狼狈地出现在教室门口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气喘吁吁的我。老师的表情由惊讶变成了严肃。

迟到一个小时，我被罚跑圈。

呜呜……如果我知道那座山附近没有车，我一定会等段杉七烧烤完一起回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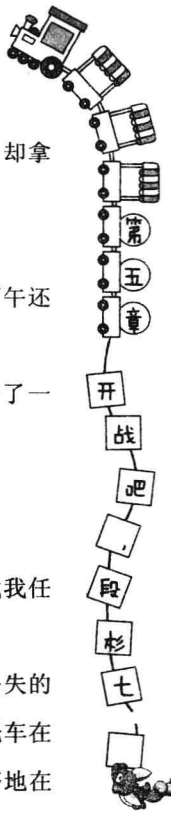
该死的段杉七，害我长途跋涉走了三个小时，现在又要跑圈，我和你誓不两立！

正跑着，手机突然来了短信。我停下来，只见短信上写着：

“唉，我说过你不要走，我吃完烧烤回到学校，在学生会冲了一杯咖啡，等了你半个小时你还没来。上课一个小时前你才回来，实在是太快了。一般人从那个地方走回来至少需要四个小时呢！——段杉七。”

“呼呼——”我气得直喘气，可恶的段杉七，我诅咒你的摩托车半路爆胎！

“停下做什么？还有十圈，快点！”操场上老师叫起来。



“你！”我气得指着他说不出话来，他得意的脸让我恨得牙痒痒，却拿他无可奈何。

深吸一口气，我放下手指，叉腰说道：“好，放马过来，谁怕谁！”

最糟糕的事情都经历了，还有什么事情会比熬夜爬山更累呢！下午还有课，料他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

我摆出视死如归的表情准备接受他的挑战，段杉七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遍，突然转身大度地说：“我又不想玩了。”

说着，径直往前面走去。

我愣住，他就这样放过我了吗？又是哪根筋搭错了？

果然，打那之后，段杉七好像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一样，没有来找我任何麻烦。可是，这只是24小时的事情。

星期六的中午，我看完书，躺在床上，准备睡一个美容觉，把我丢失的睡眠全部找回来。闭眼迷迷糊糊地正要睡着，我做梦了，梦见一辆摩托车在我头上“呜呜”叫着碾过来碾过去，段杉七恶魔一样可恶地笑着，不停地在我头上晃来晃去。

噩梦，我一定是被他捉弄久了，才会做这样的噩梦。

“纪夕惜！”一声脆叫，一个巴掌拍在我的脑门上。

“啊，滚开！”我惊叫一声醒过来，赫然发现，纪绵绵放大的脸就在我面前。

“你叫我滚开？纪夕惜，不要忘记了，你不过是我们家捡来的孩子。这是我的家，要滚也是你滚出去！”纪绵绵脸色很难看，失控地冲我叫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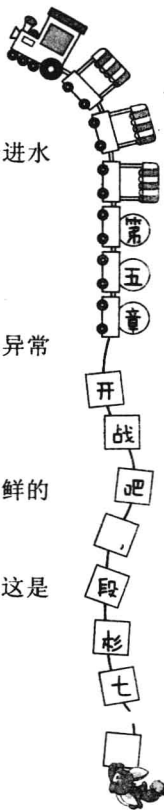
原来是纪绵绵，不是段杉七。

我摸着额头起身，狸狸立刻冲过来蜷缩进我的怀里。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平静地问道。

纪绵绵这才想起什么，指着窗外说：“段杉七找你。”

我眼皮不自觉地跳了一下，不好的预感立刻在心里蔓延开来，立刻趴下来说：“告诉他，我不在家。”



段杉七绝对不会真正好心地带我们去正正经经地爬山，除非他脑子进水了。

段杉七懒懒地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是怕去了之后，后悔就来不及了……

半个小时后，段杉七把我拉到一个树林里。这里远离了城市，草木异常茂盛，空气清新，令人神经不自觉地放松下来。

狸狸高兴地从我身上跳下来，在树林里到处跑，捕捉小麻雀。

“是要在这里爬吗？要爬到哪里去？”我高兴地问，深深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段杉七走到我身边，抬头望着头顶的树，问道：“包子脸，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我抬头看了一眼，迅速地回答：“是松树。”

说话间，突然看见一个黑影从树枝里蹿过去。

我惊讶地叫起来：“有松鼠？这里居然会有松鼠！”

段杉七丢给我一个小网子，说：“没错，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抓松鼠。”

“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举着破旧的网子不敢置信地望着段杉七，这家伙脑子没问题吧？用这个东西抓松鼠？不对，大老远地带我来，就是为了抓松鼠吗？

纪绵绵拎着包蹦蹦跳跳地跑开，高兴地笑着：“啊，好漂亮的花啊！杉七，你快看。”她说，越跑越远。

我从纪绵绵身上收回目光，丢掉手里的网子，说：“不可能，我是不会陪你胡闹的，要抓你们自己抓。”

段杉七又摆出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双手插在口袋里，身体靠在树上，懒懒地说：“不抓可以，那你就又步行回去吧！刚才来的路上你应该看见了，这附近是没有车站的，路过的车也很少。”

“你！卑鄙！”



这家伙早就算计好了吧！

段杉七眯着眼睛说道：“过奖。”

我艰难地看了一眼地上的网子，又看看头顶高大的树，费力地咽下一口口水，扭头小心地问段杉七：“老师说，要爱护小动物，松鼠是野生保护动物……”

“你就圈养了一只野生动物。”他说着，目光落在活蹦乱跳的猩猩身上。

“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抓？你呢？你做什么？”我指着他问。

段杉七抓了抓自己的刘海，慵懒地说：“如果你可以自己骑摩托车回去，那么我去抓松鼠，你来休息。”

“我……”我气得无语，咬牙跺脚抓起网子满林子地找松鼠，“我去抓松鼠，抓松鼠。”

我高声叫着，跳着往丛林深处跑去。只要远离了段杉七，时间到了，再跑回来就可以了。松鼠那么机灵的动物，我怎么可能抓得到？而且，还是用这个看上去就脆弱不堪的网子！

别开玩笑！

不知道跑了多久，我回头张望，确定段杉七没有跟过来，便立刻蹲在地上，用树枝在地上写上“段杉七”三个字。

“卑鄙！可恶！踩死你，诅咒你摩托车半路爆胎！”我跳起来，狠狠地把段杉七的名字在脚下踩来踩去。

跑完后心情似乎好了许多，我张望四周，找到一块铺满落叶的地方，阳光刚刚好。我抱着网子，坐在松松软软的落叶上，靠着身后的大树，眯起眼打盹儿。

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好像有催眠的功效。暖风吹在脸上，好像妈妈温柔的抚摸。四周好安静，我慢慢地睡着了。





我嘴角抽搐了一下，说：“我从没想过他会担心我，你想多了。”

用脚趾想想也知道，段杉七那家伙是不会担心我的。

纪绵绵走到我面前，看了看我手里空荡荡的网子，说：“你一只松鼠也没抓到？真是没用。”

没用？你来试试，要是用这东西能抓到松鼠，我一定叫你一声“女王”。

“咱们回去吧，段杉七叫我们来纯粹是捉弄人，走吧，绵绵。”我开心地說道。

这荒郊野外的，除了我们，也没其他人影，还是趁早离开比较好。

纪绵绵转身就走，说：“不要，我还没玩够。”

我急忙追过去，好奇地看着纪绵绵，狐疑地问：“绵绵，你不会是喜欢上段杉七了吧？”

纪绵绵喜欢段杉七？要是段杉七成为我妹妹的男朋友……那可真是灭顶之灾。

我难以想象纪绵绵和段杉七在一起的样子，一个段杉七我就已经不能应付了，要是再加上一个纪绵绵，我会死的。这游戏没法玩了。

纪绵绵脸颊微微泛红，娇嗔一声：“胡说，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只有别人喜欢我纪绵绵的，没有我纪绵绵喜欢别人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出来玩啊？”

我还是不明白，如果不喜欢，纪绵绵干吗这样跟着段杉七啊？

纪绵绵停下来，故意恶狠狠地对我说：“还不是因为你，你是我姐姐，我怕你被人欺负，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跟着你来？”

这是天底下最不可信的理由吧！

“哦。”我应了一声。

“你不相信？纪夕惜，虽然平时我喜欢和你斗嘴，但是，毕竟你是我姐姐啊，你有事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纪绵绵义正词严地说。